



陳大士先生集序

慈谿胡亦堂二齋謨

士之有大名於當世者率其成之不易者也有立身之志矣而無其才有其才矣而有物以厄之使之不得以自達吾從艱瘁百折之中出其志與才以與物相難物亦厄之不勝聽其所爲然已遲之又久而始遂其志而又以遇之所格不得盡如其志則甚矣陳大士先生之可慨也先生之由閩武平歸臨川其始終所遇具於羅文止先生之所爲傳與其自述中獨是明尚制義自成化以往其體博大而精微足爲一代取人之典故乃何以傳至萬曆其病遂不可以復振當先生未爲備人幾棄之窮山幽谷間跡其所賦之天資加以過人之學力頓悟漸進推致無方卒以

文雄天下。而天下之望之亦如山斗。親切其前。趨之若鶩。其所爲文。篇盈累萬。而悉出於一日數十菟之時。古來著作之林。信未有若斯之多者也。先生旣成進士。而古文漸出爲世所見。其文一以氣爲主。而氣之所至。神先至焉。其思淵邃。而文雄勁。旣極神與氣之所存。而亦不自覺其所至。今考其集。嚴比而重登之。皆其意獨到。而手自運爲其尤盛。如謂其人已名世。得通藉。而坎壈猶如寒素。齋志焉。以終沒。而此文之在人者。爲何如也。且先生固忠孝人也。素當家落。持以嚴氣正性。遇及晚節。徒以一行人。奔走於試黔封益之間。無所關國家政柄。時發憂憤之言。居嘗念其先人。隱痛泣血。同於小宛之義。蓋過五十而猶慕。而其立朝居鄉。與人接物。又悉能範之以禮義。於傳有之。殆古之全人也。文云乎哉。

陳大士先生集

慈谿胡亦堂二齋選輯

序

貴州鄉試錄前序

代

天道十二年爲小滿之數治道應之榮見於文以及遠爲
候所謂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也已卯貴州鄉試之役
是已皇上俞禮臣請命臣文翰偕行人臣際泰實董厥事
臣刑官也古者小刑詳刑大刑詳兵是臣官疑於武矣而
臣之學又不嫻於文懼辱簡書雖然臣有以仰窺皇上所
以命臣之微意以爲臣官與臣材宜於黔用於黔爲宜旣
至則巡按御史臣務忠實司監臨慈飭內外視昔益嚴布
政司左布政使臣家民實司提調按察司右叅議兼僉事

臣景辰實司監試恪遵成規於事無廢簾以外既已肅肅
臣廼與同考試官推官臣象斗知縣臣世才學正臣惟行
教諭臣紀臣士龍臣魁明臣棫齋戒夙興告神筮題赫然
如天威之臨進提學臣龍文光所取士一千四百有奇鎖
院三試之得士三十七人并胄子一人錄其文雅馴者二
十篇以獻臣於例宜言首端臣西鄙人也八爲刑官時外
犯順三八益深淺度之士以爲宜專登進武用以奏虜
功是科姑輟試事一意治邊天子曰噫是小醜漏命殘魂
何足損國家盛典貴州遠在天末聽遠者聞其疾而不聞
其舒妄相疑阻宜如期而往以慰安遠人之心臣於是拜
手稽首颺言頌皇上之神武超出尋常萬萬者也臣常讀
易至小畜其大象曰君子以懿文德至渙其大象曰先王

以享帝立廟夫小人而敢萌相畜之心其應爲八犯
而當渙時天下有離披棼雜之象其應爲人心孤危使以
無度之人處此將急與之爭而彼生氣長勢我且見其不
寔之形夫不足之形見則威削今也不然邊患孔棘我自
美其文德以乖之以示有餘而人心雖渙我自享帝立廟
如平時以自爲根本之圖蓋處變不渝使人心有所恃而
安耳繇此以言皇上廟算遠猶所以超出尋常萬萬者寧
獨武之神也乎而智旣已神矣然所以遣臣爲皇上微意
之所存者又不在此也皇上旣欲以文章之意示有餘之
形而又欲以文章之法見武節之用今日兵氣所以不振
者法敝使之也中樞不能以其法行之於大帥大帥不能
以其法行之於偏裨偏裨不能以其法行之於士卒令之

行不行令之止不止。鼓之左不左，鼓之右不右。司馬法盡廢，上下蕩然，軍安得不北？此欲振之當隨處見其意而週其本之所生，本之所生，文士之守規矩是也。文士之守規矩，無所先見而先見於文章，寓才與智於步伍，止齊之中，使雖有非常之才，非常之智，縱橫必守於法，不得過則才智之途難矣。才智之用亦全矣。以此守題，卽以此守官，推而廣之，守於職，下與守於鼓，下一也。臣於才智本無所長，然惟才智之無所長而遂長於守法，用臣際泰於才智，而用臣於法，二臣兼用，所長於今日之文，庶有豸乎。此臣有以知皇上用臣於典試，猶然用臣於典獄，其微意固可窺也。今與諸士約，諸士之牘，旣以規之矩之相應，以理義之文而遵一王之制矣。異日者以其心之所思，口之所言。

手之所書者，設誠於中，引而被之於事，位有大小，職有簡劇，時有常變，遇有文武，各有以應節成禮而後去。如農之有畔，朝夕思之一失其法，則餒及之。此之謂守法之誠。始以爲理義，而久之則風俗，此天下無敵之道也。用以靖方難，何難？臣確遵明旨，第三場兼策武經中式，後復與試騎射。夫黔士視內地爲有氣，決者在瞻耳。騎射本非所長，而至於武經書算律，則釋之矣。邊裔地宜有以全之，使漸相服習，以遵路從王顧，獨勤勤以守法爲言。夫有氣決如黔士使之今日，以法守題，異日以法守官，一如使者言此固忠臣義士之所從出，而國家所深賴其視一切皆粗材也。是固我皇上之所求者，其又何赧焉？是役也，保釐內外，則總督五省軍務，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

李若星巡撫雲南兼督貴州兵餉右副都御史臣張天麟
分勞共襄則副使兼叅議臣廖起巖總兵臣范邦雄都指
揮僉事臣李瑗叅將臣張舜齡僉書臣李鎮方奉命未任
則右布政使臣楊時隆按察使臣王育德而入賀僉事臣
陸懋元例得備書

丘毛伯玉書庭全集序

玉書庭全集中丞丘毛伯先生所爲作也毛伯少孤太夫
人躬兼教育才操觚爲時文遂占數十年以來未有坐位
時古文風氣未開獨取異書讀之又嘗作爲詩賦任懷抱
一往無所師近有五十種快書中一冊所云長短語固其
爲童子時之所成然五十種無此遂不稱快而今毛伯集
中顧逸之逸名至而全編去全何以云蓋舉毛伯所著事

事少出以志毛伯之全非必盡毛伯之所有而後爲全也
毛伯自爲諸生時量未著於天下其意致甚遠及身當事
任凡所建明敷奏彈治綜歷及往來書疏大小序記下至
請問詳讞以暨一詠一歌皆出其中之誠然者實而被之
於言亦復出其素之蓄積者偶而麗之於事要未嘗分毫
有加於爲諸生時也豈徒無分毫有加於爲諸生時并未
嘗分毫有加於爲童子時此毛伯所以爲毛伯也毛伯才
最高思最敏而其取古文與自爲古文也以清高爲神以
韻致爲趣以轉摺縱橫活動關應爲局其爲時文風神一
往似爲易得之而毛伯每一義動易數稿至爲古文人以
爲至難然頃刻千言若有成竹於胸者性故豪曠與物通
懷客子樂就之無虛日毛伯閱禠劇雅歌投壺門外書疏

類仍日嘗數十發。毛伯對客用瓦盆貯墨汁，升許持大羊毫筆，連根濡之。已廢，長柬用其背，使二童捉兩頭，且飲且笑，且書。一盃茶項，輒數百言情理。既允，文彩復適。用是內無廢懽，外無廢事。按中州歸其行李，絕重者則祥刑之書也。寫之高與身等。余不能盡閱，抽其十一觀之。下者猶足入文章品外錄。聞選吏之善書者八人，供事八人，目盡生瘡。左手與胸前肉俱腫起，乃毛伯自若也。蓋其資材過人，至於如是。然毛伯之言有爲一人者，有非爲一人一事而見者。集中自學餘園水暄亭外則一，關於天下之故而書。今閱之，陸敬輿、李伯紀何必異人哉。而其最大者，疏欲移兵屯保定，諸處倣漢三輔以壯神京。夫忠臣之所患者，在身沒而其言驗。毛伯身未沒而其言驗。此毛伯諸疏所爲不顧其勢之所不堪而力爭之者也。使毛伯而在朝廷，方倚重焉。而毛伯且危。毛伯危而朝廷安。毛伯固不憚以一身之危，易天下之安也。然毛伯沒矣。毛伯沒而其言在，誠舉其遺言，設誠而致行之，猶足以自濟其用。與不用，又關於天下之故，而不在一人之得失也。毛伯大節炳然，其言固有所自刻。全集者始於長公子旦，而踵成之者子晝，與其季子晉子元子白，皆有志義才學以世其家。

齊心格侍御忠諫錄序

神廟明聖未嘗殺一大臣與忠諫之士，故享國幾五十年。仁覆涵育而後世之頌之者在漢文帝、宋仁宗之上。然余謂以文帝、仁宗擬之，此貶損君父之稱，非崇隆君父之稱。

也享國幾五十年古今亦幾有之而臥治天下幾五十年
天下卒犁然就理使人不知所以致此之繇而建不測之
號隆之曰神古今帝王以神自進居之而無愧者神堯神
禹而已然禹之神在治水其功雖高勤亦至矣而恭已無
爲八年之水在野四凶之臣在朝後世處之不能以一日
而安堯獨于任之而卒無損於治此豈人之所爲也哉
神廟之所爲神亦若是焉則已矣然予竊窺其意之所存
蓋有所以至焉而特其用微妙渺其端以及之而使人不
知所以致此之繇則謂之神而已矣吾於齊侍御心恪知
之侍御之諫每指實而陳不爲大槩之辭此以神堯事君
之効也詩人之義亂之益深則其託愈遠憂之愈迫則其
辭特緩蓋言以配事不敢譏切當世必託於前代以爲言

託於前代以爲言可以惟吾之所譏切而無所忌諱夫託
之前代可以惟吾之所譏切而無所忌諱則反是而炤之
必當世之主多可譏切之事而又益之以忌諱之私於是
不得已託諸前代以益展其言故曰亂益深也心恪先生
以昇平待吾世以聖明待吾君有所論思而止爲大槩之
辭無所指實何異託諸前代之言無所指實也哉先生之
所不敢出也是故凡有所廷諍皆指切而言之亦旣施用
其言矣最大者乃在建儲與阻封二事阻封得禍最酷說
者謂其事胎建儲夫光廟之賢亦古來所未有也神廟數
十年靜攝成天下之治增光廟之僅數十日施行而百世
之量畢舉其賢天下皆知之而聖神之識陟降之始乃顧
有不知非理所有則夫神廟意之所存蓋有可得而識者

矣夫封事之敗其事猶炳於父子之間顧久繫先生廷臣
交誣之而不解兩宮互調之而不解及其解也又非得於
羣臣之誣與兩宮之調蓋神廟作用之微至此而後見也
其建儲也自建之而已矣其東封也自封之而已矣其釋
先生也自釋之而已矣國本未嘗不重直臣之氣未嘗不
全屈伸之權竟從渾然中自操之骨肉堂陛之間終無所
嫌隙無所摧折但知其止於慈止於仁而要陰用而不以
語人而又非有術之私也爲先生之故至六年託故停刑
則其愛護直臣之意豈藉諍之調之之力而又豈爲國本
之故畜怒直臣也哉乃先生固解此矣解之故安之非安
其不殺之仁安其予之以殺而必不致於殺之神也旣見
此數而先生猶指言之諸臣猶屢諍之何也不如此不足

以明體國之忠且又嫌於託愈遠詞特緩也吾於是有所
微窺先帝所爲臥理之繇也夫仁覆涵育於治天下一端
也於君德亦一端也一端者有偶之辭亦有繼之辭不可
不察也古今以仁治天下而亡其可恃之端國可以久而
將衰止而不振故博厚有偶必繼之以高明其弊以有偶
有偶必繼之以有執堯之治水不能亂必有所以待水者
也四凶不能亂必有所以待四凶者也世人不得先帝臥
理之繇而尊以爲神猶世人不得堯垂衣裳而天下治之
繇而尊以爲神同一實也獨其所以操天下之意不得其
端則謂之神也宜先生仲君爲吾撫別駕方雅崇濟有先
生風譚先帝遺事輒感泣手先生忠諫錄一編謂泰曰予
之感君父不能十有一當先君子之感君父子爲序能知

先帝所以廣舍臣子之短與妙其制馭天下之大之神其
代先君子明之恭因順其旨飭之爲序焉

楊子常全稿序

予嘗言今天下財用乏絕但禁刻所爲文鏤直墨直紙直
可得十萬而贏而聚天下之刻文便可塞今日常山缺口
誠謂選者無當爲是有激之辭夫有激之辭非常辭也乃
若可貴則有之如婁東諸君子是已而張受先楊子常實
爲冠冕丙子予謁選赴京子常亦以薦舉至出其橐中裝
則全稿在焉夫文者人之心氣所生然亦不盡然觀其所
業與觀其所嚮而差數睹矣予嘗謂楊惟節之文有惟節
在裏一門生笑曰先生文工於彼然一題到手常有自作
古文之意此或其所分乎余甚然其言夫業在是者嚮在
是者也所嚮在依題面而薄凌駕則其人爲守分人可知
矣所嚮在合聖賢忠孝之思而厭才華則其人爲守內人
可知矣少而習焉長而安焉其爲文以爲性命非以爲功
名也故彌困彌樂爲之老而不厭婁之諸君子半如是而
子常則其著焉者讀子常之文如見大儒焉非文之理足
配四子之言其氣其辭其體誠足以配也助成王教矯違
一切匹夫而有憂世之志二三子之功爲多嗟夫使天下
爲文皆若是固國家之所求者又何禁切焉故知予嚮之
言爲有激之辭非常辭也

放生大會序

末世嗜欲愈多嗜殺因愈衆物之自全其命亦愈難幸而
有仁人君子承乎其後不幸而無仁人君子承乎其後物

盡矣。則人亦盡矣。此江國放生大會所由也。地連數郡。一時貴介聰明才智之士與焉。而南昌令何公非鳴實爲之師。倡其議。董其事者。則西佩劉君也。其貲以衆合。其放生以遇而救之。其登記以簿。其會以歲。兩舉兩舉。必治佛事。所以外資物。福內固已。慈而丁寧。釐正稽核之事。修焉。物生有域。佛氏以慈衛之。然溺佛氏之深。而不善用之。其勢將至於助殺。彼以一切見境。一切善惡。一切苦樂。一切殺傷。全活。皆識神之幻見。所生醒則都無。則殺物命本爲虛說。反是而言之。則全物命亦非實事。死物不足以爲不仁。則生物不足以爲仁。冥獄不足以爲苦。則生上界不足以爲樂。故得佛氏之說。而不善用之。未有不與於不仁之甚者也。夫禮俗之始。未有知由來者也。然火食之興。不久。則

意謂由庚不知
出於何典

鮮食而粒食。亦當不久。民之初生。不能茹草。而又不可以得穀。於是不得已而戰禽獸之命。聖人不能遽奪也。爲之節焉。其取物有體。其交於萬物有道。此魚麗由庚所爲詠盛多也。後世不知聖人革俗有漸之義。與其救物之窮之深。心而曰。聖人不能去殘廢殺。噫。無論聖人之心。欲盡去殺。而特不能遽也。即使聖人真不能廢殺。然盡如聖人之教。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國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魚不尺者。市不得鬻。人不得食。如此類者。不可殫舉。審如是。聖人之於物也。綦節矣。取物有節。卽不盡物而生之。而物之全者已多。况又革俗有漸。思欲盡物而生。以救物窮也哉。然聖人雖不能使後世之不殺。而欲使救殺之世。殺運可移。何者。殺與不殺。此二本者。皆

緣聖人之說以爲通。而人欲雖熾。人心之可恃。猶操其勝。人心非欲生物也。而人心不能無生。人在天地之內。而心又在其內。天地以人爲心。人以物爲心。其體圓其竅靈。而其性愷惻。佛氏之所謂慈。聖人之所謂仁也。人無心之仁。而將無以爲生。使徒恃其體以號於人曰。幸吾心尚存。乃遇物之可哀者。而不知救。與不能救。則所謂靈與愷惻者。去矣。如是已無心。而人死矣。如是將又至累天地。蓋天地無心。而天地亦死矣。是故物死不如已死。之爲甚。生物不如自生之爲急也。然其心之已生未生也。有所爲公。其心之既生無不生也。有所爲養。而皆本於放生之一端。遇物能恩。則心既生矣。心既生而又無試之於殘忍之途。以漸於堅忍之事。遇物而時時恩之。非以養物也。而以養其心。

心以養而生。心常生。則心所生之用。將遂不可窮。此放生爲驗。心養心之具。而實人心之可恃也。夫物自土石而外。無不生也。禽蟲之類。同於人者七八。特形異耳。推此心也。物之疑於無知者。且思有以全之。而況同人七八者。其忍殘之。與諸君子皆貴介聰明才智之士。而又得尊而賢者爲之師。此居高而呼之義也。內有不得已之心。以自接其生。而外又妙於所倡。則從之者必衆矣。

解石帆中丞榮滿序

撫君解公石帆之鎮吾江國也。幾年餘於茲矣。漢魏之際。疆寓重大之臣。有四征四鎮。其將軍被以大名。因四復之。重而大之也。然鎮與征各有專任。以應其職名。而鎮之事。與權常不優於征。後世節度始兼之矣。然唐之藩鎮。塵數

州而輒置一官地狹則權輕是不若本朝專制一省之爲
重也然雖專制一省予以鎮之名勿予以征之名邊衝重
地益以提督之銜得以有其軍然予以征之名終不能有
征之實此我明之節度視唐之節度地過而事與權不及
之效也事與權不及非夫人之爲之也時亟矣旣以可爲
之事與權畀之而終無以自見此則夫人之爲之也公在
吾江國無征之名而有征之實旣以征之事與權予以得
有其征之實而遂不徒有其征之名何以效其然也江國
山諸侯之國也而其委乃爲河淤諸侯之國虔州背負萬
山銳入閩廣壬申之役山賊蠢動制臺不戒賊從枕上渡
師而猶然誰何也寇狗寧都興國隙而入之泰和永豐廬
陵竝受蹂躪樂安崇仁宜黃之間禍尤慘公聞變投袂而

起賊素警公威名東衆宵遁公先檄兵待於隘而殪之鳥
獸散者十二三耳公復自行各郡城有可倚杵而登者倍
薄增卑且羅落谿要設兵守之礫木削夷睨若嚴關賊入
十而十死南贛撫建一帶婦孺不虞於寇劉宋之初
徐道覆盧循窺釁而動自嶺外浮舟長驅直抵石頭城下
幾亡厥社古今經閱未固而輒云南北之靡不足致危上
國亦豈得爲通論哉江國以九江爲門戶爲一省之蔽然
豈獨爲一省之蔽而已陪京根本之地以江州爲上流宿
重兵於此賊從上來可以橫遏賊從橫厲可以下援然從
江蔽江江不得而蔽也古人之蔽江也或以合肥或以淮
甸有以焉耳流賊爲有足之寇倏忽如風雨長以江北巷
無居人聲言渡江而來聲言順流而下渡江而來則江右

瑕順流而下則陪京皆瑕此關於天下之故非一方之得失矣公聞警投袂而起猶然前事也而所提之兵所選之將則加務善之三令五申有不用命割雉昧眎諸受事麾下者不寒而栗帥師渡江要賊黃梅賊聞駭曰是家固穢越勁於虔之山隧者也因宵遯公要擊獲渠魁若干此非公事有不可言者自後賊數來公數往公數往賊數遁京與省開府建牙奉命合勦者凡五人而公爲之師又爲經久之圖爲屯者若干爲營者若干星羅綦布擇人而任之士飽馬騰要將渡江大舉爲滅賊之計規畧有成古人不足絕也夫豈爲區區江國而已公於今茲將告成功於天子賴守劉君爲黃梅人又數辱公薦剡其德公彌深於是泣南安守李君請予一言以賀公某部公之宇下顧但

卽公之功德而言爲地方制兩邊而憂不及不佞之妻子爲朝廷制上流而憂不及不佞之君父雖無二君之謁猶不能已於言則安得以不文辭竊惟今日禍難殷流諸臣之矯步求濟者亦復何限然卒未聞有分君父之憂副聖明之簡者則才不裕而志不立也今日事勢之難爲與議論之難調誠有如有識之所言者然苟有才以剴事而又有志以鼓才則兩難固不足以相窘也卽如江國彈丸之地南虞山而北虞江亦非易處之地然有潘昭度先生爲制臺用制江國之上流而公以撫兼征復制江南上流數千里二公桴鼓相應左提而右挈之其志要爲君父靖夷方難其才又足以副之當煩難疲瘠之衝志思安閒旣無煩苦不堪之意見幾微於顏面而輦上諸君子之議論卒

亦無有以及之然則所謂兩難者豈獨至公而不效哉今公以鎮爲征業已授以征之權而著乎征之實轉盼間天子念封疆與公之能與功以中筦付之則昔賢王晉溪之事固公之所優爲者也王文成之在虔也非晉溪無以展其才而成其功今日公優爲晉溪而潘公亦不後於文成兩賢相得國棘將不難靖則公之爲鎮者愈崇而其爲征者愈大矣

記

甲戌科進士題名記

今夫鈞是人也一日天子進而士之使服厥官或處於內或處於外而寄之以所司夫苟寄之以所司將天下之責四面至矣故凡居是名者是憂勞之所寄而國家驅使豪傑之微權也且其微權之所寄又不獨如此而已每榜所進之士必刻其名於石而鐫之某刻其名於前某刻其名於後雖擔夫販子過而榮之又可得而低昂之有識之士當不其然思其所以居乎是與先後乎是者文之所爲也而非行之所爲也敷奏之言之所爲也而非明試之功之所爲也則夫異日者之前後皆不繫乎是一有建立雖擔夫販子亦能歷指其名或嘆息之或驚奇之而與向之所謂榮者低昂者不復循其故處若一失足則士之進乎是而刻乎是者方百計求去其名以免乎過而指摘者之口而不可得亦何不朽之足羨乎夫百世萬年不朽之大共也而爲芳爲臭大別亦具焉君子誠思百計求去其名以免乎過而指摘者之口而不可得則將勉自固植是此石

亦不能無少助然勉自固植固非文與言之所爲亦非今日所列之前與後之所爲也鐫石以記名若將榮之若將不朽之而乃陰藏乎鼓舞之妙如此故曰其所爲微權之所寄又不但如此而已也偶在署得朱元晦先生題名錄先生釋褐在十九之年計其文必有異於人者而乃刻於三甲九十名中則當日試官之目未爲特出其狀頭王佐小名小字實賴先生以傳夫自紹興十八年至今幾五百歲爲時已久而此紙人猶以佳骨董存之則其輕重不苟辨說而明刻甲戌科進士名於石而記之其爲言如此諸士亦知所以自處矣

碑記

方伯謝桓愨公鳳湄特祠碑記

此桓愨謝方伯特祠也公懿行備伐之在人心天下者畢具於李本寧太史志中張鳳臯大司馬碑中周敬松大家宰傳中而合具於劉鼎梅大理行狀中是固然矣夫公之文學吏治孝友忠蓋正直廉介恩義福德與公之達生見於諸公之稱述者未便更僕古人得其一體已足成其爲古人而公之於數者直視爲散行碎智說者比之崔羣羣誠賢者然其事有所迄而要體兼全氣美超異量稽之于古實罕其人蓋公規模聖賢兼推數識歸而深黃老之學者也公自治潁州治比部興除剔抉委曲全濟所爲及物之功者其量皆可十世公卒闇而付之而刻去崖迹不欲有赫赫名蓋自早歲其所爲自立已如此矣然公之功莫著於征播征播之命乘公平羗之威名而用之也然有先

之者有後之者先之者說在潁州之治及獄與告變蘭州
之戢沙上也後之者說在松潘鎮城之賞番與定囂卒也
人猝與之遇驚愕震怖而不能堪者公雍容譚笑弄之股
掌間耳夫播與淮西不同以千歲之國千里之封地險卒
勁百戰而勝生長威勢昔魏武善用兵然於漢中之役自
行拔出現兵書語所親云漢中五百里石穴也故終身於
硤險之地撓而避之不責羣下之力播險視此復爲優矣
無永寧合江之師則播不援無公臥護諸將決策制勝則
永寧合江之師亦將無功讀李制府上公功狀則平播之
功之有全屬居可知矣爲國闢地千里而諸酋之擁地自
封庶雄爲桀者剗其腹而別內之于失其所援栗栗危帖
公之功視平淮西爲優然公感奢世續而得其施力宜受

上賞并割其分地爲縣何也其意不在世續蓋可知也夫
天下之事有機有機有幾窺其幾而見之而後可以制天下之
機不能制天下之機而欲自全於功名之際也難昔王濬
以龍驤平吳爲王武子父子所抑在上前爭論憤憤而出
或謂之曰子之功則高矣惜所以居功者未善也當爭時
宜叩頭曰此聖王之德與諸將士之力臣何功焉角巾東
路爲愈乎濬謝曰吾始懲鍾鄧之禍旣而不免於爭是
吾福也公平千歲之里之地八路之師無與分功
是公以一人當一國也功大而專自古以迄今茲而能以
自全者亡有公知之然而公得而制之公之功已不世矣
一開府耳旣正推中丞而後乃爲陪推旣陪推中丞而後
乃爲藩轄之推此數節之後之事乃公於割世續之地之

時見之而有以爭天下之先夫待事至而後知之而後決之則無以全國體使有薄待功臣之名得千里之國地而失一朝之國體則莫與利得也故善全國體者在先全乎忘我之人若不見其忌者然後彼此之勢可以少安公於凱還之日卽上書歸養歸養者公所爲陰用而不以語人者也然按之又爲公心之所固然人得公心之所固然而忘乎所爲陰用則公所爲全忌者之人以全國體可謂微不至是故忌者尚翕張其陞次之序以擬公今公超然人外以文史自娛惟人疑我張我併惟人憐我薦我而我晏然自安其誦讀著述之常無少幾微見於顏面彼周旋不能入而彼之伎窮矣此所謂得其機而制之也山陰劉止庵令顛常言公非石隱人也石隱者置天下於度外其心閑

公身雖隱而孳孳民隱其心勞此可謂知公矣公學道有得自蔡夫人薨逝以來旁無姬侍終身不近奇異之玩造次有禮中推其類具言之公益深於聖賢者然而藏身深渺使人不見隆替之際似於古人高致妙用者有合焉則其所自深疑有別端爾嗟夫韓富之賢議在終末蓋命於自冥之難也迹公之全與公之大而觀之古人不知何等而後可相欽也今官爲改建專祠而祀之一時與千秋孰短孰修天之所以報施公者豈其微哉余過章貢之濱得攬鳳池之勝顧瞻廟貌心嚮往焉長君以碑屬余記余不敏後公六十年而亦成甲戌進士且於公有世講之好因述公處功名之會知幾妙用而又出於固然絜於桓慤之義有進焉者爲公闡幽若夫祠之緣起規制與夫祭田經

費則有特祠錄與長君之祠紀在長君名胤申博學工古
文辭動有禮法世其家

巡撫江西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石帆解公報
功祠碑記

報功祠者爲部院解公石帆之平妖寇而作也公故邗水
名家材兼文武出鎮江國久之而陝服之寇從黃梅窺江
者不一而足公提銳師身自督之寇望麾葆退走如是者
亦不一而足竄後李瘦子與藍山臨武之寇相表裏袁瑞
告急公設計馘瘦子藍臨旣失氣去而鉛山妖賊起矣賊
魁張普微建元稱號私相署置與其黨宜黃江仁所周八
等遙爲聲援所經不殺不焚不淫不掠民心響應所規甚
大非竊鈞者也識者憂之公曰此無所至然亦忌其分分

則隨處煽動隨處屯聚因隨處撲滅用力小難計令其合
而圍取之可矣會城或止公無自行公故自行路經昭武
昭武兵單縉紳有留公者公不可救而書次春秋所譏宗
藩懿親朝廷所重而恣置之非純臣之義也明日遂行適
普微襲建昌去城僅三里聞公至而却遲公一日已無建
昌矣先是公遣兵襲破普微所居洞發塚焚尸盡火其巢
四周要地皆嚴兵守之獨空建昌一隅可走宜黃者賊襲
建昌忽遇公兵之至因從間道奔宜黃與江周合或欲邀
之半渡公目止之此非而所知也普微匹夫耳禽一匹夫
而阻諸寇之走集非夙慮明定者之所爲迨普微與江周
合諸寇皆來會而公乃色喜或報某日寇幾許來峯洞某
日某寇畢携細弱來峯洞有憂之者有請擊之者公曰遲

之後四路合兵圍賊賊雖羅落谿要然羊腸牙錯如從齒
縫中序而後出中少食出求卽厥久之公知其困使人傳
呼或射榜山腰獨取普微餘無所問賊求鬪不得不勝饑
窘聞官府不取已旣欲求生路所携婦女不勝怖友唇其
夫曰人家老公幸耕鑿養妻子何故作賊苦我爲賊心彌
動末孔竅出逃者不可勝紀普微不能禁公覘知遣外兵
搗之普微知事不濟遙望軍峰廟叩頭曰神誤我神誤我
公班師至昭武三叛同日就縛梟首高竿風塵不動然本
功之速成則分合之謀有以制其死命也魏武討超遂曰
報敵益而喜太宗征高蹠亦日報敵益而喜卒如本規用
全獨克古人知兵者皆如此豈獨公哉凡太守郡貳各邑
諸令以及在事諸弁並著勲勤然皆沒而不書公爲大將

軍事有所統而然也且無公之發縱卽諸公安得而有其
功雖然直指邢公嘗有功矣邢公纔抵任先按昭武爲文
榜賊示開可生之路以書抵公曰余謀非相左者公咲曰
解邢公聞之謂左右公姓解自呼解耶故二公合謀以成
此功而公獨當之非獨統事之故蓋事出邢公先後故宜
專屬公也功旣事屬公如此卽以此舉告廟飲至一以張
君父之威一以厲諸臣之氣於義無所不允今日公旣抑
而不居當事諸公又順而不矯非所以鼓動流俗勸登來
情也公每有事輒身在行間辛壬之際或曰有粵寇公立
向昭武賊聞而遁孝廉丘君醵金思祠公適今復有平妖
之功因飭而成之以祀公而刻郡邑大夫及諸縉紳誦公
之詩於兩廡某爲紀其巔末如此

墓誌銘

朽骨墓誌銘

有明天啓五年正月二十二日予破土作屋大楓樹十圍數百年物也去根入土七尺許得沙土中有白暈分許其圍徑尺長五尺初不知為墳掘之得鐵釘鐵環又掘之得小甌二磁碗四從沙土中得齒七作金黃色得墳磚一有界痕而無文字嗚呼朽骨其男與女與張與李與或吾之祖若妣與將秦與漢與或近代與皆不可知而吾抑有感也物之成虧隱顯始有數存乎其間非恒理所可格者靈公之為靈滕公之為滕也久矣歲月荒忽之餘雖其身之為帝王其子孫之為賢肖皆不能保有其一棺之土而况其散焉者哉然則此朽者骨其無致憾於此也矣予也傷

心百年之際以其齒盛以故瓶覆以故磁擇乾爽之區而葬焉酌以餞酒為文紀其事因銘之銘曰朽骨有墓不幸而露幸而遇予文可以不朽乎千古葬者藏也藏莫如深王孫返真有當於予心安知此朽者骨又不以予文自累其神襟乎

墓表

前朝列大夫飭兵督學湖廣少叅兼僉憲

公

墓表

墓之有表也猶墓之有銘也銘之為內則必有為之外而

推見至隱以發揚其事亦謂之表吉州太和先生

其文學人才功業官閥見於天下者多矣銘雖幽而湯義

仍先生顯之刻而布焉玉茗堂之集遍天下則公之銘遍

天下公之文學人才功業官閥因遍天下也此固無容復表者顧有所宜推見至隱以發揚其事則某生之事是也義仍先生於此亦既辨之而未能抗其爽詞以解當世之惑則亦宜復表之以佐其未盡焉夫公生平負骯髒之氣其不殺人以媚人也固已明矣張江陵雖炙手可熱然其立政施事未有過切於天下而一妄男子至欲上書督過之然所以白發其事於江陵欲起大獄以成之者出於某某初不出於公天下之人皆知之雖忌者之口不能引以曲誣公也端不發於公而公必欲致之也殺媚人鄉黨自好者不爲而顧代媚人者殺之雖至愚無度之人知所去取矣而謂公爲之乎且天下之可死而人一妄男子不自謹自致飢可死寒可死病可死憤恚可死一妄男子不自謹自致

於獄相傳以飢而至於嚙敗絮以死其事出於忌者之口有無不可知卽令真有之而可遂謂公死之乎且公誠欲殺某生以媚江陵則何不并沈君典而及之夫江陵之銜君典也深矣銜不深則外人決不敢取其得意之門生爲贊此其開闔之際之可入外人皆知之而公豈獨不知使公誠媚江陵奇貨可居無逾於此而顧力護之何也昔王經哭高貴鄉公司馬文王誣處分之宜經曰獨斬賈克可少謝天下問其次曰止見其上未見其次夫報讐塞忿當得其魁讐其副而庇其主受媚者不以爲功而徒得嘈嘈之聲於天下公固不爲然則公不殺某生明矣以其力護君典推而知之也公之聲實復歷皆不宜劣轉爲某官而公卒劣轉某官此江陵意也當江陵勢傾山岳之時而

一妄男子首犯兇威使公誠出力殺之宜受不次之擢顧
反酬以劣轉此其故三尺童子知之矣逮公貳黃州而公
之門生猶用江陵意暴折公及江陵敗而後進公官公之
志乃得行驅烏合之衆笞百戰方張之寇而下之若承蜩
然使江陵一日而在公之爲公且不保而况公之功名也
哉由此觀之忌者誣公萬萬所無之事而論成公此非公
媚江陵而忌者之媚江陵也權相灰不復燃勢所不能及
者其黨猶出力巧而排之以泄其餘憤誣人以媚權之名
而以自揜其實此亦事之至反者矣公之孫起弘進士有
名盡錄當年事實使予憑以爲表夫事實誠事之實也然
以孫錄祖恐人以爲緣親親之義而通之故予捐去一切
獨以情理推而論之亦足以見至隱矣吁後之君子讀義

仍先生之誌并予所爲表則公之爲公豈以一時而易其
千古者哉

祭文

祭吳母范孺人文

嗚呼太夫人薨逝陳子之子孝尼在遠未展祖奠之儀今
乃得過相沃酌也奠文以長歌何古者祀神或樂或歌所
以動脾演安其氣使飲食所謂以人道接之也歌畧如里
巷之謠何欲太夫人之解之也又古有予之琴而不成聲
者亦所以爲哀太夫人尚旣右享焉歌曰夫人馭氣白雲
鄉上見神公禮法王先公瞥然在帝旁被服劔佩球琳瑯
寶階貝殿丹碧煌風吹采恩如笙簧玉爲後猗金鳳皇夫
人至止意徬徨未便直前相突唐公望見之遠于將相扶

歷階登明堂帝爲起立揖之旁命輟公事暫歸房悲涕勞
苦不可當兩人携手坐匡牀命厨進炙且行觴寒溫小畢
舉弘綱別來兒女及行藏爲復勝舊祇如常死者復生生
慚惶何以答我稱未亡夫人見說逐頭言家事大佳豈但
前人生不用多得錢子孫成立勝萬千越孫文字腹便便
洪都一試輒爭先臯孫頭已冠進賢祇堪作尉便心煎程
兒學問非凡詮海內名士讓先鞭體氣高妙似謫仙句語
崛奇軼馬遷三丈之矛前無堅擲空要眇捷于援程復有
子生十年楊家童烏能與立陳生陳生亦大憐睹形進女
豈徒然阿媳孫婦皆精虔紡績綉刺調烹煎公故豪舉車
馬駢老婦遵用相支撐割髮剉薦侑賓朋兒因用此名四
挺側耳頗稱陶士行卽今老婦棄居諸暫將靈輻託山隅

出自州城不里餘有地神臯名吉墟是時日尚在淵虞以
鉦達塗筍與簾寶幢華蓋擁朱輿將軍開道玉女隨驂騮
一匹崑崙拘師子獐惡作之而羽客闍黎歌步虛送者填
咽巷人吁過客樵子止不趨適有試事集生儒名士減半
爭相驅夏侯太初何區區致客之多不似兒老婦何以謝
勤劬作人如是定何與公聽此言重太息永迄一人今乃
迄世間儘多奇男子目光如曙髯如戟旦時受命日中棄
何用有喙長三尺卿今見我卿無媿我今見卿我自適我
奉帝命至九州卿今如是登仙籍天上夫婦如人間但是
不以形相卽有子有名火薪傳况復仙年三萬億譚次偶
聞絮酒香當是陳生薦雞炙

庚辰六月乞罷疏

臣蒙皇上教愛餼率三十年叨中崇禎甲戌科第二名授行人司行人初使益藩繼差貴竹日月已三週矣念臣期於違節本朝非有夷皓長往之風猶思展其未足妄冀鉛刀一割之效不圖病貧相追事與願違數旬以來河魚腹疾尋變下痢轉雜他症此月初九十四兩夜二豎攻中幾入死自醫云年紀既大精爽虛越縱使延引旦暮終無苟濟之理臣資斧空竭而交遊之在京輦者貧不異臣邂逅卒死何緣歸齒故鄉臣有族子市布於山東張秋其地濱河急行十日可到假貸少貲送魂江右爲茲仰籲于君父之前簡念臣疴許臣乞骸骨而去使臣泰首丘而死皆皇上帷蓋之恩願結來生復爲臣隸但臣自痛劬苦四十年僅博一第齒雖大過身素無殃而忽然長辭盛世永托山阿前負平生之志力後負聖明之寵私此臣薄福自天亦臣厚顏入地者也八品微職例無請老洪仁浩蕩輒望哀憐云云

禱畧

選舉

天下之事當知名實之所在不審其實而惟名之求則名之足以累乎治也固已多矣蘓氏之言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然不善用之將規矩蕩然而不知其所守則病矣故破格用人其說可行於開創之日而不可行於守文之時可偶行之以洗發天下之精神而不可常行之以廢棄一朝之規畫蓋祖宗之初有天下也時難而急人氣雄

而親事一時豪傑之士既乘草昧新運無復君臣上下文
法禮節之拘束綢繆而上之君亦日日睹其人而有以嘗試
擠掇其材之大小重輕其一時創設未及又無至當歸一
之法之可以持循則夫破格用人事勢固然而無足怪且
夫方難未平與羣雄角逐以爭天下有一人焉足以相付
以成其驅除之資而我循循焉待其資格之相合然後用
之則夫勝負成敗之量將有所移夫漢高祖之拜韓信爲
大將也一軍皆驚則破格亦已甚矣然是不得已而又寄
耳目之審於可恃之蕭何夫何知信之深高祖信何之篤
而劉項之成敗又在轉瞬之間若格於後世成例信自教
吏轉而上之而至於大將必十五年而後至焉則漢之爲
漢豈有冀哉故破格之說有所恃而爲之有所迫而不得

不爲之也先王以其不可易不易壞之道寄之於法後世
謹修而息之子孫雖中材皆足以致治而姦臣悍侯束於
祖制之嚴無所移竄故其時之天下雖不至於大治亦不
至於大亂誠有法之可循以至此也後世不察以爲祖宗
之朝不如是不見開創之祖宗方求爲今日之詳確而未
至者也彼其身聖賢之資加以歷涉之久君臣之精神
聰明皆非後世所及然猶費數十年宵旰之所講求而後
至之而後世視之爲輕亦已過矣自古爲君莫聖於堯舜
然資格之循唐虞被之矣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又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故
循循焉惟法之是求蘓氏以爲知人得諸天性豈有法而
可傳哉惟其不得與於知人之明故終身不敢棄法而用

四十一
慧以是非付公論以黜陟聽功罪患其久而鈍也以精神
起之作其怠惰苟安之氣而神其不測之權要其不可易
不易壞者終不可變也今慕漢祖之拜大將也遽掙一市
兒而師之而予之以推轂之重且責其却破賊能乎則
可乎故名實之際不可不審也昔蔣濟遺衛臻書曰漢祖
遇亡爲上將周武拔漁父爲太公布衣廝役可登王公
何必守文試而後用臻答曰古人遺智慧而任度量須考
績而加黜陟今子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蛇於文景好不經
之舉開拔奇之津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此可謂通達國
體之言也可以終法不可以變之說

